

高尔基
小说故事
总集



1561.45
113

上海文艺出版社

9500731



高尔基 小说故事总集



9500731

本社编 顾问 张羽

I56145

113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金子信

封面设计：何礼蔚

高尔基小说故事总集

本社编 顾问 张 羽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9.125 插页 6 字数 1,289,000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5321-1091-5/I·814 定价：29.50 元

序

张 羽

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如果说存在里程碑的话,那么,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就是高高耸立在俄罗斯文学发展道路上的一座丰碑。马克西姆·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在俄国社会从一个历史时期进入另一个新的时期之际,他以俄罗斯古典文学的辉煌成就充实了自己,同时又为新时代所要求的文学披荆斩棘,开辟道路,他从艺术上、思想上所进行的不倦探索,为新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俄国两个社会历史时代交替时期继往开来的伟大作家。

社会主义文学不是在排斥,而是在汲取人类文化一切精华的基础上诞生的。高尔基在探索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时,一刻也没有忽略从世界文学,首先是欧洲文学这个丰富的艺术宝库中汲取滋养。罗曼·罗兰曾极高地评价了高尔基的贡献,他在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写道:“您像一座高高耸立的拱桥,它联接着过去和未来两个世界,同时也联接着俄国和西方。我向拱桥致敬!它耸立在大路上,而我们的后来人还将长久地看到它。”

高尔基的艺术成就是世界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而他通向艺术峰巅所走的道路也应该说是一个奇迹。很多人都读

过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高尔基这部自传体三部曲是世界文学中优秀的自传体作品，它既是杰出的艺术作品，同时也是作家一段人生经历的真实记载。除三部曲外，著名的《罗斯记游》以及其他一些中短篇作品也都是以作家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写成的。这些作品告诉我们，这位在专为穷苦人家子弟设立的小学中读过二年书的作家，为了掌握文化，探求人生的真谛，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饱尝了人间的辛酸，洞悉了世间的黑暗，在扑朔迷离的现实中，他曾经感受过理想幻灭的苦闷，他感到，自己心神想往的理想“就像在燃烧一样，越来越明亮，越绮丽”，而在现实生活中它却“又像冬天的星辰，离开得越来越远，越远”，他不禁从内心深处喊出：“生活真是难啊！”“我该怎样办呢？”

然而，他没有屈服于现实的压力，终于攀登上人类文化的高峰，走上了献身劳动人民解放事业的道路，“怎么办？”这个曾经使俄国许多作家困惑的问题，高尔基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时期找到了答案。

列·托尔斯泰知道了高尔基的经历后曾经对他说：“很奇怪，您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憎恨一切的人，然而您终究成了一个善良的人……您很坚强，这很好。”是的，当年的高尔基在人生的道路上，如果稍有怯懦，他就可能沦为流浪汉或者是小市民。是什么力量支持了他从难以想象的困境中挣扎了出来呢？这就是对人的力量的信念。俄罗斯和世界的优秀文学作品陶冶了他向往光明、憎恨黑暗的情操，培养了他对人的爱。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时而看到，追求美好生活的思想火花，但缺少的是创造生活的积极态度。他认为，自己的文学活动目的就是唤醒人。他在为自己的《1905—1916年论文集》写的序言中说：“我二十五年的工作的意义可以归结为一个殷切的期望：唤醒人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高尔基的创作活动从1892年起，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在小说、戏剧、特写和文学理论、政论等方面都留下了珍贵的遗产。

高尔基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是从短篇小说起步的，也是以短篇小说走进世界文坛的。1898—1899 两年，他的三卷集短篇小说选问世，他的名声也随即飞越白俄国的疆界。高尔基的短篇大部写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但他后来也从未停止过短篇小说的写作，如《意大利童话》、《罗斯记游》等。本世纪二十年代高尔基也写过一些短篇，这些作品由于风格迥异，思想内容复杂，长期被回避，遭冷落，鲜为人知。其中有些作品的艺术功力与思想深度比之过去的优秀短篇毫无逊色。

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风格独特多样，同一时期的作品中，既有浪漫主义的，也有现实主义的。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不是因袭前人之作。他的浪漫主义作品格调高昂，焕发着战斗的激情，渗透着未来的憧憬，洋溢着对人的力量、智慧的赞美。情节都是在没有具体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假定性环境中展开的，人物大都是某种理想的极端体现。不过，在浪漫主义作品的假定性情节中也夹带着现实主义的插叙，突出神话传说蕴藉的现实意义。作家歌颂的已经不是愤世嫉俗，离群索居的英雄，而是渴望唤醒群众的人物。高尔基的现实主义短篇大都是对现实的揭露抨击，但他的独到之处是，他希望自己的作品不仅应激起读者对旧社会的憎恶，而且要激发人们对新生活的向往，启迪人们创造生活的积极态度。因此，他更着意描写生活中那些显示人们的心灵开始觉醒，现存生活秩序的根基开始动摇的征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已经不是他的现实主义短篇的主要画面。他笔下的形形色色人物，尤其是那些流浪汉，都不再是默默忍受苦难生活煎熬的受难者，不再是仰人垂怜的小人物。他们在抗议，在为自己的放荡不羁，蔑视现存一切生活准则而自豪；有的人由于找不到自己悲惨命运的原因，看不到生活的意义而苦恼；有的人则不甘心于只为温饱而耗尽心血，希望比温饱更有价值的生活。他们的思想情绪都在剧烈地动荡不安，再也无法循规蹈矩地生活。他们不是被生活抛弃的，而是抛弃了生活的人。作家在刻画这些人物时并没有忽视他们的行为的盲目性、破坏性以

及某些人物的消极、寄生、阴暗的心理。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些被扭曲了的人，对他们的反叛，作家并未赋予多少积极的意义，他不过是在这些人物身上看到人们的心态正在发生前所未见的变化，而这也是他正要寻找的社会变革的征兆。因此，高尔基在这些主人公的身上着墨最多的是观察，揭示他们突然改变生活轨迹的原因，表现他们朦胧的觉醒意识与仍然附着在他们身上的旧意识、旧习气的尖锐冲突。作品截取的生活面，大多是人物内心冲突激化到顶点的镜头，生活道路面抉择的时刻。这种手法使高尔基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冲突都表现出极强的爆发力，矛盾紧张尖锐到扣人心弦的程度，这也是高尔基早期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

高尔基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是真实的、高度典型化的生活画面。但是作品主人公多是气质豪迈奔放，珍视个人自由与尊严，强烈向往美好的理想，蔑视苟且偷安的生活观。在社会底层的现实中，主人公的这种心理气质与他们的真实处境构成尖锐的对立，鲜明的不和谐，使作品笼罩在紧张的心理气氛中，使现实主义作品散发出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高尔基在现实主义短篇的景物描写、环境铺陈上常常采用寓意深长的象征笔法，这也给现实主义作品染上了浪漫主义色彩。

高尔基创作风格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在早期作品中就已表现出来。他既写浪漫主义作品，又写现实主义作品；在浪漫主义作品中穿插现实主义手法，而现实主义作品又具有某些浪漫主义特色。他的这种特点使当时的作家和评论家在评论他的创作方法的倾向时遇到了困难，产生了分歧。

高尔基创作的这些特点，一方面，反映了俄国革命酝酿时期的社会和思想气氛，表现了作家对现实的独特艺术感受；另一方面，也说明作家在探索表现自己独具的时代感的艺术方法，摸索自己的艺术把握现实的原则。高尔基的这种探索从未停止过。他在自己的全部创作过程中，在表现新的时代的艺术中，他都在思考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关系。他的这种创作特点贯穿在他的整个创作中。但现实生活在变化，作家

对现实的艺术把握的角度也有所不同，他的特点也常常呈现出各种形式。

俄国1905年的革命被镇压后，高尔基创作了三个短篇小说集：《俄罗斯童话》、《意大利童话》和《罗斯记游》。从主题和风格看，它们是迥然不同的三组作品，但蕴蓄在每组短篇集内部的思想，都是关于俄国的未来和人民的命运的思考。《俄罗斯童话》（1912—1917）以极端夸张的怪诞手法讽喻、抨击社会政治生活和文艺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意大利童话》（1911—1913）取材自意大利工人生活和童话，它刻画的品德高尚的劳动者的形象则是所有劳动者的形象的概括。作家以明快的语言、欢乐的气氛、鲜丽的色调、美丑的强烈对照渲染作品，突出作品的乐观精神和浪漫主义风格。《意大利童话》不同于九十年代的浪漫主义短篇之处是，它的素材是现实生活。

现实生活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它既像《意大利童话》那样美好，也像《俄罗斯童话》那样丑恶。《罗斯记游》（1912—1918）则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再现了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中美和丑交织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生活画面。作家重现了二三十年前游历各地时遇到的人物和事件，着眼于观察、剖析人物的心理状态，勾画人民的群体形象，展示民族的心理性格特征。各个短篇的主人公都是内心世界十分矛盾复杂的人物，他们的心灵上都有严酷的现实打上的烙印：愚昧、落后，甚至野蛮、残忍。很多人的生命都耗费在没有价值的事情上。非人的生活给人的心灵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埃、污垢，扭曲了人的形象。然而作家的目光却没有被遮住，他从满目污秽的现实中识别出，捕捉住人民力量、智慧和美好品德的微弱表露、瞬间闪光，并给予艺术表现，使一线之光划破黑暗，给作品投进乐观的色彩和浪漫主义的情调。这一切都蕴蓄在生活本身的画面中，讲故事人的抒情插叙和哲理性的思考中。

《日记摘抄·回忆》和《短篇小说集·1922—1924》以及未收入集子的一些短篇大都写于十月革命初期，是作家遗产中最后一批短篇作品，也是高尔基短篇作品的一个特殊阶段。这

些短篇在艺术处理上，从整体构思想到表现手法都有不同于过去的特色；在思想内容上也存在着不同于过去的复杂性和矛盾。创作这些作品时，高尔基一方面想为正在构思中的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探索新的艺术形式；另一方面，他对革命本身以及革命前后的现实的认识还存在深刻的矛盾，需要探求艺术把握现实思想和审美原则。这些作品作为探索的尝试，也体现了作家的创新和矛盾。

《日记摘抄·回忆》是由一些篇幅大小不等的短篇和片断构成的，人物和事件都是作家曾经遇到或听到过的。作家在一部篇幅不大的作品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表现出善于捕捉人物的典型特征，语言洗练，朴实无华的艺术功力。在刻画人物时，作家的着眼点主要放在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挖掘人物心理活动的过程，通过人物的各种心态与视角折射的生活画面，构成现实社会的总体艺术形象。被扭曲的心灵、被践踏的尊严、被无谓地耗竭的才智，像一面镜子映射出社会的摧残人性的本质，呈现出动荡不安的时代氛围。

作家利用日记、回忆体裁的灵活性，从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撷取素材，展示了广阔的生活画面。在时空的处理上，运用时空颠倒错置的手法拓宽了读者感受的时空界限，对作品所描写的现象形成时时处处普遍存在的印象，使作品零散的现象汇合成为整个俄罗斯的形象，获得普遍性的艺术品格。

《短篇小说集·1922—1924》和未收入集子的几个短篇是十月革命后高尔基的主要短篇小说，每篇作品都有立意深远的构思，曲折有致的情节和复杂严谨的结构，在开掘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上，刻画人物内心活动的奥秘上，都有新的深度。这些作品都是以主人公自述的形式展开的。这种形式有利于作家深入揭示人物心灵的隐秘，直至人物的潜意识活动，披露人物内心世界的独特性，增加人物生活、性格的真实感。但是，完全通过作品人物的眼光、感受展现的生活，其色调自然是因人而异的，有时是被歪曲的。在《蔚蓝的生活》中，在精神逐渐

失常的主人公的眼里，真实的世界与他幻觉中的世界往往交织盘结在一起，事物失去明确的界线，并且被染上神秘色彩。在有的主人公的眼里，生活则呈现出人力难以领悟，难以把握的非理性色彩。对这种情况，作家遵循客观描写的原则，避免抒发己见，这是高尔基后期创作风格的一个重要变化。但他的不参与并不是放弃自己的态度，而是在客观描写中巧妙地运用一些镜头反映出事物的真实面貌。

短篇小说的成功使高尔基受到鼓舞，九十年代末，他开始写长篇叙事作品，希望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更大的规模上，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开掘，勾划出画面更为丰满的，表现出生活的全部复杂性的作品，在两个世纪之交，两部长篇小说相继问世，这就是《福马·高尔杰耶夫》（1899）和《三人》（1900）。

高尔基的作品凝聚着关于劳动人民的命运的沉思，而人民的命运是与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分不开的。《福马·高尔杰耶夫》是高尔基第一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俄国的现实，瞻望它的未来的作品。俄国社会的主宰者——资产阶级便成了作品的主要角色。作家塑造了这个阶级几代人的艺术形象和他们的事业的艺术编年史，以含蓄蕴藉的笔触表明，历史的发展必将使这个阶级永远主宰生活的奢望化为泡影。高尔基在这里第一次提出“白乌鸦”的主题，福马的反叛只是这个阶级的个别现象，他的个人反抗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但他的出现是这个阶级从内部分化瓦解的征兆。这个形象的意义还在于，他的结局说明，一切富有人性的理想和行为都是不能为资产阶级所见容的。

在《三人》中，高尔基在更广阔的生活背景上提出了与《福马·高尔杰耶夫》相近的主题：生活的意义和真理是什么？在《三人》中，三个同样出身于劳动阶层的伙伴在童年时期就幻想纯洁、公正、美好的生活，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走上了各不相同的道路，两个适应了现存生活秩序的人，走上了毁灭

灭的道路，只有同工人群众走到一起的人才找到了真理。

《福马·高尔杰耶夫》描写的是资产阶级营垒的人对本阶级的幻想的破灭，《三人》描写的则是为寻找纯洁的生活，从社会底层攀登上资产阶级地位的人的幻觉的破灭。两部作品从不同的方面粉碎了在资产阶级生活秩序下寻求纯洁生活的幻想。

高尔基是俄国1905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在斗争中他看到工人阶级的英勇精神，深受鼓舞。革命的思想使他认清了俄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他把自己的创作活动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母亲》(1906)是他的思想探索和美学探索的重大成就，标志他的艺术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母亲》的构思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显示了深刻的创新精神。作家从斗争中看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不仅是为改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的斗争，而且是争取人性回归，为人的复活的斗争。这个认识和构思使《母亲》在写法上不同于过去描写工人生活斗争的作品。在描写工人的艰难的日常生活场面上，作家着墨甚少，因为对于革命时代的工人来说，这已经不够了。在《母亲》中，作家着重从社会、政治生活的层面上揭示工人的生活、心理以及他们在这些活动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由于这样的构思，在《母亲》中可以看到，斗争的过程就是人的觉醒，重新认识自己、新的心理、新的伦理观和审美观的形成过程，树立新的价值观的过程。在高尔基的描写中，工人的群众斗争所导致的不是各种落后习性的放纵和文化的破坏，而是人的道德面貌的提高和对文化的发现、珍视。

当然，旧的观念、心理的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仅在斗争的道路上布满艰难险阻，在每一个斗争的参加者的心中矗立着重重障碍。每个人的心灵复活都有自己的障碍，都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在《母亲》中，通过不同人物的刻画，表现了每个人走向心灵复活的特殊历程和每个人对新的生活的感受与向往。母亲尼洛夫娜感受最深的是

人的尊严的恢复,对生活中和自然中的美的发现;巴维尔在新生活中听到的是时代的召唤;对于安德烈,则是充满浪漫色彩的生活的幻想。

《母亲》是一部社会主义理想的赞歌。在他之前,社会主义理想只是作为文学的抽象理念或者乌托邦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高尔基看到了社会主义理想已经成为改造现实的巨大的动员力量,他在工人题材的开掘上也达到了新的深度。在《母亲》中,抽象的理想第一次化为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通过人物内心世界中曲折复杂的矛盾、斗争和行动,抽象的理想变成可以感觉得出来的具体形象。高尔基塑造的人物来自他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和艺术概括,而不是思想的图解,因此,他的作品主人公,尤其是母亲尼洛夫娜,才能刻画得那样亲切感人,栩栩如生。

尼洛夫娜式的人物在当时的生活中还是少有的、个别的现象。然而,在旧社会经受苦难最深重,失去了新生希望的人,既然都走进了斗争的行列,那就表明广大被压迫的群众已经开始觉醒,必将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到斗争中来,因此,母亲的形象又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高尔基以自己的创作,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典型和典型观。高尔基的新的典型观渊源于他对历史发展的深刻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对斗争的艰巨性的清醒认识和对未来的信心是塑造《母亲》的人物形象的思想基础,也是处理小说结构和情节发展的原则。高尔基的浪漫主义在现实主义作品的《母亲》中,获得了更明确的社会内容,它已不仅仅是人物的主观向往,而是现实自身的发展所揭示的远景,更具现实性了。

在《母亲》之后,俄国历史进入了一个黑暗时期,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黑暗的十年”。在这个期间高尔基创作的篇幅较长的小说有《忏悔》、《夏天》、《没用人的一生》、《奥库罗夫镇》、《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和自传体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在人间》,第三部《我的大学》完成于十月革命初期。这些作品涉及各方面的题材,这些作品的总和足以勾画出十九世

纪六十年代以来，俄国社会生活的全景图像。贯穿这些作品的主旋律则是作家关于当代俄国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思潮中迫切问题的思考和困惑。

《忏悔》(1908)是一部反映这个时期作家的思想迷惘的作品。作家使一个弃儿——作品主人公由于看到社会的黑暗、不合理而走上寻找真理——上帝的道路，结果接受了造神思想。高尔基本来的意图是想肯定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但在造神论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试图创造以崇拜人民集体的力量为宗旨的新宗教，宣扬脱离现实斗争造神活动，受到列宁的批评。《夏天》(1909)在人物形象和情节安排上都与《母亲》相近，描写农村中的尖锐矛盾、斗争和被革命唤醒的农村。《没用的一生》(1907—1908)的主人公是沙皇警方的密探克里姆科夫，作家以犀利的笔锋剖析了这个人物的阴暗心理，揭露沙皇政府为了反对革命者所依靠的，乃是一群没有思想，没有道德，没有人格的无耻之徒。克里姆科夫生性怯懦，从小就对生活中的黑暗丑恶现象感到惶恐，企图逃避现实，幻想寂静无为的生活。逆来顺受的心理使他成了沙皇警察反对革命的工具，最后以自杀结束了可耻的一生。作家在这里也抨击了泛滥于社会上的形形色色的宣扬逆来顺受、不抗恶的哲学，深刻表明，对恶的容忍、退让可能导致助桀为虐。

揭露批判小市民习气是高尔基创作的重要主题，《奥库罗夫镇》和《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则是这个主题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小市民这个概念在高尔基的作品中，内涵和外延都缺乏明晰的界定，不过在以这两部作品为主的奥库罗夫系列小说中则是指广大小私有者。俄国1905年的革命表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这一部分群众的态度起了重要作用。高尔基的思考在这两部作品中仍然萦回在小市民和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前景的展望上。

《奥库罗夫镇》(1909)是俄国为数众多的小城镇的一个典型，它远离现代文明，它的居民世代生活在这偏僻城镇，思想狭窄，目光短浅，因循守旧，惧怕、排斥一切偏离他们生活

常轨的事物，在这土壤上滋生着消极保守、宿命论的哲学思想。革命的风声传到小镇后，在这里也激起了波澜。但是，愚昧落后、自私保守的小市民用自己的眼光扭曲了革命的形象，在他们心目中，革命、自由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私欲放纵，肆意妄为。结果成为反动势力手中的工具。小市民思想上的狭隘、保守、愚昧变成了政治上的反动。高尔基对小市民进行的深刻的思想和社会剖析，卓越的艺术概括，使“奥库罗夫习气”成为文学上的发现。

《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1909—1911)在构思与写作风格上都不同于《奥库罗夫镇》。高尔基经常是怀着沉重的心情思考俄国人的独特的、普遍的一种心理现象：愚昧、因循守旧、安于现状、对周围一切事务的消极冷漠态度。在《奥库罗夫镇》中鞭挞了这一现象在革命年代的反动作用；在《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中则着意考察、表现它的历史形态和在社会各阶层的人中的各种表现，扩展了观察、描写的时空范围。小说是以主人公马特维在垂暮之年回忆，追记自己一生经历、感受和对周围的观察为故事情节展开的。一个人的历史与俄国偏僻城镇的社会生活、形形色色的人物、事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绘制成一幅充满喜怒哀乐，动人心魄的半个世纪的生活画卷。主人公的记述中有心灵不安，渴望另一种生活的人，也有对周围的一切都习以为常的静观者；有把现存生活秩序视为天经地义，宣扬顺应生活的小市民思想家，也有闯进这块生活天地，企图唤醒浑浑噩噩的小市民的外来人。小市民习气的危险不仅在于它有时表现出令人发指的野蛮残忍，更可怕的是它那平庸无奇、凝滞不动的状态无形地消磨、扼杀着人身上一切美好的情感和思想。主人公马特维从青年时代起就试图反抗、改变小市民的生活准则，外来的革命者也不止一次打破过他内心的宁静，但他终归没有能从生活上、心理上冲破小市民习气的禁锢。就连希望改造小市民的革命者曼苏罗娃最后也陷入了小市民生活的泥潭。

高尔基在清醒地看到俄国生活的沉重包袱时，并不认为

生活将永远笼罩在黑暗中。在革命低潮的年代高尔基也坚信俄国已经走上革命的道路，没有改变在创作《母亲》时运用的思想艺术原则，并且在《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的创作中也体现了这一创作原则。在这部小说中，新生力量虽然还很微弱，但已像幼苗一样，破土而出，新的一代人开始迈进奥库罗夫的生活，给黑暗的生活投进一线光明。作家以饱含寓意的象征场面结束了马特维的记述：在一次欢快的春日的破晓，他死去了。

在这部小说中，作家随着自己主人公的心灵和足迹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场面，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物，表现了作家对生活的丰富知识，解剖人物内心世界、刻画人物性格的卓越技巧，表现恢弘的现实生活画面的才能和气魄。这一切虽然都是通过主人公的目光表达的，没有作家主观参与的客观描写，但是，主人公对小市民生活的不满和游离态度，使他有可能在对待小市民习气上表达作家的声音，作家的态度更多的是蕴蓄在小说情节的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生活道路的客观描写中。

奥库罗夫系列小说之后，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童年》(1913)、《在人间》(1916)相继问世。1923年又完成了《我的大学》，这三部小说统称为自传三部曲。三部曲是俄国文学的精华，也是世界文学的杰作。

高尔基在三部曲中描写了自己从童年到青年的近二十年的生活道路。三部曲的主人公就是青少年时代的作家本人，书中描写的都是主人公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自传体小说也是作家艺术把握现实的一种形式，而非作家生平的简单再现。但由于它受真人真事的限制，不可能像其他形式的小说那样充分运用虚构等艺术手法。在这里，艺术家依然据有广阔的活动天地：一定的艺术构思和创作原则，对生活素材的取舍和发掘，结构布局和形象刻画的着眼点，等等，这一切都是作家进行艺术概括，体现创作意图的手段。因此，三部曲就不仅仅是主人公及其周围一切的忠实写照，而且是经过艺术处理的典

型。三部曲中的阿辽沙形象所表现的就不仅是一个人的独特成长道路，同时也表现了他的同时代人探求真理的艰难过程，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生活画卷。

阿辽沙是贯穿三部作品的主角，作品中的一切描写都是他的经历或者是他的耳闻目睹，都是环绕他的性格的成长而铺展开来的。阿辽沙出现在作品中时还不满四岁，他看到的，想到的，处处都流露出儿童的稚气。一进外祖父家的门，小市民的野蛮生活就把他卷进互相仇恨的漩涡，还在童年时代他就被抛到人间。在他的眼前，欢乐、温暖、善良和忧愁、残忍、丑恶，奇特地交织在一起；形形色色的人物像走马灯似地从他面前走过，令他难以琢磨地变换着自己的形象。每天的生活都像一根针似地刺激他去看，去想，使他从旁观者变成周围生活的参与者。在与生活的撞击中，阿辽沙的活动天地不断扩展着，生活知识不断增长着。他的内心世界在变得越来越丰富、复杂、深刻的同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我的大学》时期几乎酿成悲剧。主人公的新人的品格在形成着，读者跟着主人公看到的，想到的，也在扩展，深入。

三部曲不是用回忆的笔法写过去，而是让主人公回到过去，把一切都当作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加以描绘，使描写更具真实感和生动性，但这种写法必然受到主人公的年龄和生活经验的限制。作家着力刻画了活动于主人公生活范围里的许多人物，由他们弥补了主人公认识和生活的局限。作家在描写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的生活时，以扣人心弦的手笔使读者与主人公一起体验喜悦与苦闷，一起思索主人公的惶惑，通过读者的参与克服主人公的局限，更正主人公的错觉。作家独具匠心的艺术手法使三部曲广阔深邃地再现了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层面。这些生活场面虽然不全是主人公所能理解的，有的还超出了他的生活经历，但都是出自他的耳闻目睹，都在紧紧地围绕着他的成长道路，实现着塑造他的性格，表现他的成长过程的艺术功能。

三部曲的中心主题是新人的形成和成长。作家在构思和写作当中着力最多的就是刻画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变化。阿辽沙第一次出现在伏尔加河的轮船上时天真无邪，他感受到的只有欢乐；到外祖父家后对生活的感受急剧复杂化；在人间的苦难而复杂的生活中他心中滋生了浪漫主义的理想；三部曲的最后一个阶段他痛苦地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作家以极深入的观察，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主人公心灵的每一次颤动。主人公内心的思考、对生活的看法、与周围人物的交往，他的爱与憎、喜与怒，他身边出现的每个人物和事件，这一切都成了作家揭示主人公内心生活的艺术手段。

三部曲表现了高尔基刻画人物性格和心理描写的卓越技巧。除阿辽沙外，塑造了外祖母、外祖父等等一系列血肉丰满，活灵活现的人物。

新时代需要的新型人物是在极艰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高尔基在三部曲中对生活中的愚昧、落后、野蛮、残忍的现象展开了无情的抨击，淋漓尽致的揭露。他在描写这些现象时，处处使读者感到，在人民的心中渴望幸福，追求光明的理想并没有被完全扼杀扑灭；旧的生活虽然还沉重地压迫着人民，但是它的根基已不是那么牢固，新与旧的矛盾已经出现在人们的心灵中，新的一代人正在反抗旧生活的斗争中成长起来，阿辽沙就是这一代人中的典型形象。

俄国十月革命后，二十年代中期，高尔基的创作从短篇转向长篇叙事作品，1924—1925年完成了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这部作品写的是一个资产阶级家族——阿尔塔莫诺夫家族三代人的事业兴衰史。作品的框架是家族编年史与社会编年史交织在一起的结构，作家不是只从家族内部的关系上写家族史，而是把家族的事业放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观察。阿尔塔莫诺夫家族之所以步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由于生理上的蜕化或者神秘的命运，而是由于一代比一代更远地离开创造性的劳动。

小说的一条主要线索是家族每个成员的事业精神和他们